

旧书摊

■ 明月清泉

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有些东西就会留下很深的记忆，比如老城区的蒸面、东关羊肉泡，比如兴安公园、安康博物馆，比如汉江、金州路，而我对这个城市的旧书摊情有独钟，在旧书摊看书淘书买书的场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三十年前我在这个城市上学，我家离学校很远，交通又不方便，寒暑假才能回一趟家，周末时间除了偶尔同学聚会，更多的时间是体育运动、到旧书摊看书买书，几乎每个周末都要逛逛旧书摊。

我在旧书摊看书买书，城区的旧书摊比较多，育才路、巴山路、七一路、解放路都有旧书摊，有固定摊点，也有推着架子的流动摊点。育才路因为学校多，旧书摊也多，我们学校育才路，我去育才路的旧书摊最方便，也就去的多了。

为什么喜欢在旧书摊看书买书？因为我没钱，旧书摊的书便宜。我主要关注的是文学艺术类的报刊，比如《十月》《当代》《延河》《啄木鸟》等大型综合文学期刊，这些书多数在五毛至一块钱一本，《散文选刊》《散文百家》《散文》等散文期刊三毛至五毛一本，《诗刊》《星星诗刊》《诗潮》等诗歌期刊也是三毛至五毛一本，而《辽宁青年》这些小本子书一毛钱一本，每次在旧书摊看书淘书几个小时或大半天，不饿

不急，全神贯注，每次都要买几本。

我也买一些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报刊，或者有书法、绘画作品的报刊，回到学校，先是细细欣赏品味一番，赏心悦目，陶冶性情，养眼养心，然后把有书法、绘画的页面剪下来贴上剪贴本，把剩下卖掉。

我还买报纸，我买报纸和其他人不一样，几乎是苛刻，我一张一张的选，只买有副刊的报纸，比如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陕西日报的秦岭副刊，安康日报的香溪副刊等。书摊的老板开始不让我这样选，后来混熟了，也不说啥了，我把这些报纸副刊上的好文章剪下来，做成剪贴本，剩下的报纸卖给收废旧的。

有时候花很少的钱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特别满足，也很兴奋。上了三年师范，除了买校服之外几乎没有买过衣服，却买了几百本书，做了十几本剪贴本，每次放假回家都背一袋子书。九十年代初，学校每个月发生活费29.5元，我省吃俭用不再补贴生活费，几年下来买书就花了几百元。

当然，我平时也在学校图书馆看书读报，也借图书，但总觉得不是自己的，新书买不起，旧书摊就成了我打发周末时光的理想去处。每到周末，早上跑步打球，然后就去旧书摊看书买书。在旧书摊看书买书的人多，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弯腰翻选，有的讨价还

价，不失为一道风景。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几个室友也经常去旧书摊看书买书，看得出来，他们也淘到一本好书兴高采烈。

在这些旧书摊中，与原汉滨初中门口边的那个旧书摊打交道时间最长，长达二十多年，摆摊的是一老一少，人很和气，也很友善。我毕业后回到家乡教书，每次进城都要去那个旧书摊看看书，见面我就说：我又来了。他们总是高兴的说：随便看。进城工作以后，也会时常光顾，看的多买的少。后来他们把书摊从地摊换到房子里了，满满一屋子书。前几天去看时，房子已成了花店，站在曾经摆摊的地方思绪万千，这一老一少去那里了呢？书摊换地方了吗？旧书摊没有生意了吗？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打开手机电脑随时可以选择性的阅读，手机和电脑随时随地可以提供几乎所有需要的阅读需求。书店也开的多了，特别是近几年，在安康图书馆馆长李焕龙先生的大力倡导、推动、呼吁下，二十四小时阅读吧建了不少，在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免费看书，绝对是读书人的美事。新华书店以及汉唐书城、金州书店等民营书店满足了各类人群的看书买书的需求，而且这些书店经常搞活动，免费看书，打折优惠。因此，旧书摊生存状况必然面临严峻挑战，但仍

是书市的一个补充，还有消费群体。

我发现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看书了，全民阅读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行动，书店越来越多，读书会、读书沙龙越来越多，书香家庭评选持续不断，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读书的姿态毫无疑问是最美的姿态，读书的习惯是最好的习惯，读书的氛围是最温馨的氛围。

我上学时一直喜欢数理化，参加过多次数学竞赛，但我认为语文最实用，于是在繁忙的学习和各种学生活动之余，开始学习写文章，课余时间阅读，照猫画虎着练。“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1991年我的文字开始变成铅字，在学校的沃土和安康日报发表文章，后来工作的变化和生活的改善与写文章有很大关系，教师改行、工作调动、岗位变化都与能写一点文章有关，也得益于当年泡旧书摊看书买书。

有一年，报社约稿，我还专门写了一篇反映旧书摊的稿子，我带着问题走访了很多旧书摊，了解他们的经营状况，了解消费者的心态，稿子在报纸发表以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旧书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曾经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不知道再过几年或几十年，还能看到旧书摊吗？



虞美人·早阳镇

山高且看塞垣村，晴空无片云。
秋染黄护留残红，今日早阳，勇当领头军。
石墙厢房锣鼓声，树梢挂月明。
思成墨宝润春生，不忘初心，攻坚必定赢。

画堂春·醉美瀛湖

秋风吹皱漫山黄，薄雾碧水斜阳。
枫叶零落泥土香，醉美红妆。
画屏云锁汉江，游人不愿返航。
渔女妙歌荡波浪，无限遐想。

醉花阴·九里湾

夕阳余辉洒橘园，笑阅似蜜甜。
城外好去处，眼前惊现，花果九里湾。
丰收喜悦藏不住，硕果满园。
草莓待来年，军魂似焰，乾坤任施展。

■ 王开远

将军「红袍」

■ 翁军

何处觅红叶，将军藏于山。在抬头见山、低头见水的安康，峰峦叠嶂，碧水萦绕，人声鼎沸，似乎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村落都有名有姓有缘由。汉滨区关庙镇将军山的故事，口口相传，辈辈承续，可追溯到唐代。这里，山不在高，有“名”则鸣。

将军山“身高”仅400米，名头却不小，其“名”由来，大概有三：一是故事。相传唐朝尉迟敬德大将军路过悬崖峭壁的此山，化险为夷后赐其其名，成为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二是地位。将军山位于安康城约25里处，西侧与牛山对目，东侧连接龙王山，合称城北“三姊妹山”；三是红叶。这里秋天红叶，漫山遍野，在汉滨首屈一指。

远眺伟岸的将军山，山脉绵延，仿佛披上一袭战袍，威风凛凛伫立在汉江北岸。尉迟、独孤……这些神秘古风的人物，不知让多少听评书人痴。唐代诗人刘威的《尉迟将军》是这样描述：“天仗拥门希授钺，重臣入梦岂安金。江河定后威风在，社稷危来寄托深。扶病暂将弓试力，感恩重与剑论心。明妃若遇英雄世，青冢何由怨陆沉。”可见，被尊为民间“门神”之一的尉迟恭，丰功伟绩，彪炳千秋。此山，获将军“名”的殊荣，是何等的荣耀？

近睹瑰丽的将军山，多姿多彩，犹如满腹经纶的儒士，羽扇纶巾叱咤秦巴风云。半首诗行，半宿墨迹……昨夜一场秋凉，吹冷了远去的夏朗，清辉散散，淡墨融融。还有，霜降过后的将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又由尔，在阳光通透的日子，触目红叶，燦然生辉。

迷人的红叶，是秋天的宠儿，是调色板的主料。将军山的红叶，黄栌居多。黄栌是灌木植被，叶型圆润，脉络清晰，枝叶对称，罗列有序，它和枫叶有明显的区别，枫叶叶型尖锐，五尖成峰，菱角分明，无论是黄栌，还是枫叶，随着秋的驿动和覆辙，鲜红、桃红、猩红、粉红，红叶簌簌，美不胜收。

深秋多雾，将军山愈发奇幻了。雾起时，山朦朦，雨盈盈，山梁若隐若现，白色薄雾就像一层面纱，遮掩着山的容颜，岚风徐来，山脊傲骨，独领风骚。雾散时，跃入眼帘的那一片片红叶，那一簇簇红云，似火，迎风招展，美轮美奂。不，那似尉迟将军身着火色战袍，鏖战驰骋。

一山秋红，一山绚丽，将军山就是安康一个美丽的秋天童话。黄栌绯云，枫叶醉心，野菊点缀，白雾作伴，在新行渐远的绿意染图中，缤纷落叶，犹如大自然翩翩起舞的红色蝴蝶，舞动天际，燃烧视野。

美哉，将军山！乐哉，逍遥游！



财源日出

王开远 摄

家乡的板栗树

■ 谭照楚

我的家乡在汉滨区洪山镇，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经济林木，我情有独钟的却是家乡的板栗树。

我五岁时，我们一家搬到祖屋对面山岭上的新居。新屋的西北角有一株两三米高的板栗树，也不知道是谁栽下的，长得一点儿也不起眼，干干瘦瘦的。家里人都说这棵樹长在在地边和屋檐下，有点碍事，不如砍了它。父亲却不同意，他说这是老天赐给我们家家的祥瑞，预兆着咱们家的后人是要成材的，我们都要精心呵护它！你们看着吧，再过几年它就可以开花结板栗了，那可是人间美味呢。没过多久，父亲又请人在这棵板栗树的东南角盖起一个牛圈来。天气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家每个人都习惯于把家里喂猪的那头黑牛拴在这棵板栗树上。黑牛很快便喜欢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枝繁叶茂的板栗树居然成了黑牛的天然华盖，为它遮风挡雨。而黑牛也没有辜负这棵板栗树，它在树下站着，卧着休憩的日子里，黑牛的屎尿也就成了这棵板栗树绝佳的生长剂。眼看着这棵板栗树一年一个样，很快就蹿成四五米高了，树干也越来越粗了，更加枝繁叶茂了，奇怪的就是不开花，不结果，我们都说这是一棵公树。就在我们搬来新屋的第三年，它却突然间开花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它开的太出乎人的

意料，简直是太壮观！我大概记得是在端午节前后，似乎在一夜之间，这棵板栗树便开满了花儿，花儿虽说并不娇艳，却自有它的个性，一朵朵花儿，大约三四寸长，淡黄色的，淡白色的，像粗绒毛线一样的花儿，开满了板栗树的枝头。

板栗树开了花，我们小孩子便有了盼头，每天都会树下瞅瞅，看看：它哪天花儿谢了，哪天结出了小果果，哪天果果长了多少……这似乎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到了农历六月间，板栗树的果子逐渐显现出来，那是一个个绿绿的刺球，刺软软的，刺须白白的，摸一下，一点儿也不扎人，就像淘气的毛绒玩具。又过了不久，板栗树的果子吸收了树干供应的营养后，便开始疯长，一个个刺球膨胀起来，成了浅黄色的“小刺猬”，那刺也变得一点儿也不温柔了，逐渐硬起来，凶狠起来，谁要是一不小心被它扎到，就会被毛虫螫了那样让人刻骨铭心，这样的板栗总是让人不寒而栗，敬而远之！看着毛栗苞一天天长大，我们便掰着指头算着什么时候可以吃上新鲜的板栗了。父亲说，不要着急，任何果木的成熟期都有时令管着呢，我们老家不是有这样的儿歌吗？叫做“七月核桃，八月炸，九月毛栗子笑哈哈”。我们小孩子家家却哪里等得了到九月，到了

八月，我们便用掷石头、竹竿打、搭梯子上去用镰刀钩……想法设法把毛栗苞打下来，急着要尝新鲜板栗了。一些早熟的板栗在树枝的摇动中，早已急不可待地从毛栗苞中钻了出来，散落在树下地面上或草丛里。我们小孩子便如离弦之箭一样冲上前去拾捡，急匆匆塞到嘴里，咬掉果实表面的那一层硬壳，再用手剥开果实外边一层薄薄的淡黄色毛皮，一个黄嫩嫩，亮晶晶的新鲜板栗果肉，便呈现在眼前，轻轻咬一口，甜甜的，脆脆的，唇齿留香，让人流连忘返。还未完全成熟的板栗则藏身于板栗壳之中，人们在捡拾中需要戴上草帽，以防板栗壳砸到头上，那就毛儿包了！对待这些“小刺猬”，不能心急，心急可吃不了新鲜板栗。人们用小锤子或者石头慢慢地把板栗壳砸开，只见一个个或浅黄，或黄白相间的，或棕褐色的板栗镶嵌其中，我们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掏出来，如获至宝。板栗是一种美食，或生吃，或炒着吃，或烧着吃，都自有一种风味儿。在我的家乡，中秋节最硬的一道菜，便是板栗炒鸡了，如果过中秋节没有了这道菜，人们便一定会认为中秋节还没有过呢。

长大后，我有时信步走在繁华都市里，偶尔会飘来板栗店铺里炒板栗的香味儿，便再也迈不开步了，或多或少，非要买几个来尝尝，便如同回了一次家乡。

家乡的土壤里硒的含量很高，人们发现这里的富硒板栗更是特别有营养，而且还具有防癌的功效。于是洪山富硒板栗的名声不胫而走，一时间如同洛阳纸贵，成为我的家乡一道靓丽的名片。板栗树是一种平民化的树种，它不挑地儿，易活、肯生长，只要给它一个窝子，一些土壤和水分，它就会灿烂，它就会追逐着阳光茁壮地成长，这像极了我们家乡人的性格。因为板栗树这种易于生长的特点，也得益于我们国家这二十多年以来的“退耕还林”政策，我们家乡有不少农户在退耕之后，便果断地栽上了板栗树。现在我的家乡，最成气候、最具规模的经济林就是板栗林了。人不负青山，青山也定不负人！板栗树林以它强健的体魄，平时成了防止水土流失的忠诚卫士，白露过后，就为人们带来丰硕的果实，成为家乡人民取之不竭的宝藏。板栗树成林后，因为间距过小而影响结果后，一些大树会被砍伐掉，因为该树种的生长期长，结实耐用，一跃成为做家具的上等木料而受到木匠们的青睐。

板栗树啊，真的一身都是宝啊！它其实就是我家乡人民的精神写照：朴实无华，适应性强，对生活的追求但不挑剔外界环境的好坏，好好生长，好好生活！我爱我的家乡，我爱家乡的板栗！

如梦如幻朝天河

■ 赖家斌

从安康城区出发沿汉白路经恒紫路越望河坝过漆树坝便到了汉滨区牛蹄镇，镇子不大，然沟壑纵横，景色宜人，源于巍峨凤凰山脉的朝天河宛如天街飘出的玉带缠绕其间，一路奔流到石嘴河与迎面而来的牛迹河相拥而行汇入汉江。就是这条河潺潺流淌、千年不涸，滋润着这方水土，呵护着两岸子民，造就了静谧险峻的奇秀风光，留下了许多动人心魄的美丽传说。

朝天河的水是清冽的。她源自天际，游走山涧，静静流过，生生不息，吸纳天地精华，蕴涵生命之源，这水色晶莹、味甘冽，夏清凉、冬温润，掬之可饮，沁人心脾、滋润心灵，烧沸泡茶，爽口解渴、生钙补硒，捧起洗脸，神清目明、水色红润。小时候我们成群结队，光着脚丫摸小鱼、捉螃蟹，打水仗、洗凉水澡，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孩提时光，哪有这病那病的。大人们则沿河砌坎、疏渠成田，种下五谷杂粮，不施化肥，不撒农药，却是谷子黄、玉米壮、南瓜圆、豇豆长，最爱吃婆养的猪和鸡，喂的是野草，喝的是山泉，嚼起来肥而不腻、口齿留香，随手舀起河水煮熟的苞谷粒、浆把馍、洋芋拌汤软筋筋，香喷喷，吃得娃儿个个结结实实、百毒不侵。

朝天河的街是悠久的。姜家沟、寨沟顺流而下在龙王庙交汇，形成“二龙捧圣”之势，人们便依山傍水，奔高约三丈、长二百多米的街道，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立柱架檐、雕梁画栋，卯榫相扣、木板隔扇，飞檐翘角、青瓦覆盖，门面相向而对，均为充板墙，古香古色别具韵味，靠河边的人家则伸出三尺撑起吊脚楼，颇有水乡意境，住户基连基、墙挨墙，无隔墙之耳、无争吵之声，偶尔只听得李先生点亮桐油灯、独上吊脚楼，拨动三弦琴，吟唱高山流水，人们纷纷探出窗外，凝神屏息，听得入神，万籁俱静，琴声悠扬，那夜色该是多么幽静高远啊。街不长，但铁铺、药铺、当铺、染坊、酒坊门类齐全，乃是方圆数十里的人物流聚集散中心，到了赶场那天，人们起早摸黑拥向老街，架柴凳、找摊位摩肩接踵，招呼声、叫卖声此起彼伏，最是难忘六月时节，乡亲们筹资请来戏班子搭台唱戏连续数日不断，十里八村的群众不顾山高路远携老带仔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前呼后拥，把个戏台挤得水泄不通，好不热闹，锣鼓声起，台下人听得如痴如醉，没了疲劳，忘了食味，一出唱罢久久不愿散去。可惜随着当地居民相继迁出，老街失修，只留下几处残垣断壁还在诉说着岁月变迁和曾经的繁华。

朝天河的桥是石拱的。朝天河境内群峰连绵，两岸群众隔河渡水，饱受河患之苦，时有不幸发生，当地居民就地取材，自发捐粮捐物、投劳投工，于民国十七年修建南北两座石拱桥，先是在河两岸山脚处开挖见底，筑起桥柱，用木板支成半圆形桥拱，取当地麻古石切面垒砌，辅之以河沙、石灰掺和的砂浆，再用石子、泥巴夯筑桥面，待砂浆晒干粘合，拆掉木板就可行走，两桥的建成把老街与姜家沟、贺家山、寨沟连接，形成南北呼应、东西贯通，一河两岸往来更加便利安全，百年沧桑，历经多少风霜雨雪，遭受多少洪水冲打，石拱桥依然不偏不倚、不垮不塌，她静卧在朝天河畔，负重坚守，看人来人去、听水涨水落、观世像百态、站在桥头，仰望双桥，我不禁为先人们的精巧设计和聪明才智所折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朝天河的人是朴实的。都说朝天河是长寿之地，这不假，除了河水滋养，这里的人们豁达直爽、勤劳善良、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他们大多是明清时期从湖广、安徽、江西等地迁徙而来，面对艰难险阻，不怨天尤人，凭着坚韧的毅力和对生活的不懈追求，用勤劳的双手在丛山峻岭中开垦出一块块田地，搭建起一间间石板屋，生娃育女，繁衍生息，为这片荒芜之地增添几多生机。男人犁田搭耙，开荒种地，个个都是好把式，女人烧茶做饭，织布绣花，日子打理得有模有样，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住在一起就不分你我，尽管口音南腔北调，听懂了就是一家，不论谁家有事小情，一个眼神，一声吆喝，板凳桌子任由搬，锅碗瓢盆任由拿，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帮上个三天三夜，只要“谢支客(酬谢帮忙的)”那天吃饱喝足就行。这里的人们最好客，无论你多穷困，无论你来自哪，无论你官多大，只要走到门上，不进屋坐会儿那就见外了，不吃好不喝好是走不脱的。1965年春，一代国画大师、“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何海霞、赵望云等慕名而来，寄居数月，看到这景这人，心生感慨，灵感涌动，在此创作了许多传世佳作。

清晨，徜徉在朝天河畔，云雾缥缈，山峰若隐若现，宛如仙境如梦如幻，日出时候，金光乍现，云烟兀自散去，朝天河显露出她宽广的胸怀，清泉欢唱，林海摇曳，田园氤氲，野花飘香，让人如痴如醉。朝天河——这方隐藏在云雾深处的神秘净土，留下了多少远方的眷念，唤起了多少无尽的遐想。